

哲学与文化新知书苑

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

戴茂堂 江 畅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

戴茂堂 江 畅 著

哲学与文化新知书苑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戴茂堂,江畅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10

(哲学与文化新知书苑)

ISBN 7-216-03192-X

I. 传…

II. ①戴…②江…

III. 人生观—研究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2674 号

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

戴茂堂 江 畅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发行:

邮编:430022

印刷:崇阳县印刷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6.625

字数:417 千字

插页:4

版次: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定价:26.60 元

书号:ISBN 7-216-03192-X/B·167

责任编辑 谢嘉星
封面设计 汪 汉

目 录

导言：从传统到当代	(1)
-----------------	-----

上 篇

第一章 中国价值观念的“大传统”和“小传统”	(13)
------------------------------	------

一、中国价值观念的大传统	(14)
二、中国价值观念的小传统	(21)
三、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渗	(33)

第二章 中西价值观念之比较	(40)
---------------------	------

一、价值观念的基点：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41)
二、价值观念的目标：禁欲主义与幸福主义	(49)
三、价值观念的调控(正)：德性主义与科学主义	(55)
四、价值观念的调控(负)：人治主义与法治主义	(69)

第三章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之个案分析	
-------------------	--

——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为例	(84)
---------------------	------

一、虚幻的乐观意识	(85)
二、软弱的服从意识	(95)
三、保守的恋旧意识	(105)
四、廉价的圆滑意识	(111)

第四章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矛盾结构	(120)
一、民本之反民主性	(120)
二、真诚之虚伪性	(125)
三、伦理之反道德性	(131)
四、为己之无我性	(139)
五、平均之非平等性	(145)
六、理想之非超越性	(153)

中 篇

第一章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近世转型	(165)
一、近世转型的重重阻力	(166)
二、近世转型的艰难历程	(175)
三、近世转型的不彻底	(190)
四、近世转型的教训：超越中心情结	(197)

第二章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型	(206)
一、主体意识的觉醒	(209)
二、幸福意识的确立	(214)
三、消费意识的萌动	(220)
四、市场意识的生成	(224)
五、法律意识的增长	(231)
六、科技意识的高扬	(240)

第三章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当代适应性分析：	
一种现代化视野	(244)
一、小农观念之于市场观念	(246)
二、恋家情结之于开放观念	(253)
三、奴性观念之于个性观念	(258)

四、宗法观念之于民主观念	(265)
五、德治观念之于法治观念	(271)
六、蒙昧观念之于科学观念	(276)

第四章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当代适应性分析:

一种人文化视野	(283)
一、一种流行的观念	(283)
二、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大构架	(289)
三、传统价值观念的人文性辨析	(295)
四、走向道德情感	(305)

下 篇

第一章 价值观念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	(319)
一、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319)
二、价值观念的一般含义、结构和意义	(326)
三、价值观念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根本	(332)
四、价值观念现代化的艰巨性	(347)
第二章 中国价值观念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352)
一、从改良性修补到批判性重构	(353)
二、重构的目标及其现实根据	(361)
三、重构的主要参照系	(366)
四、重构的基本取向	(387)
第三章 中国价值观念现代化的主要任务	(391)
一、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现代化的主要任务	(392)
二、当代中国个体价值观念现代化的主要任务	(441)
第四章 现代价值观念的中国特色问题	(496)
一、现代价值观念的共性和个性、全球化和国家化	(496)

二、现代价值观念的国家特色、民族特色和传统特色	(501)
三、中国价值观念现代化应具备的特色	(505)
第五章 实现中国价值观念现代化的道路	(513)
一、前提: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	(513)
二、关键:个体意识与自主意识	(517)
三、基础: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	(519)
四、保证:现代法制与现代道德	(522)
后 记	(526)

从传统到当代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打开了尘封网结的国门，既把中国推向世界，也把世界带入中国。从此，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完全跌入到了当代中国这场伟大实践的巨大震撼之中。当代中国人也因此而承受起价值观念上前所未有的冲击：民主观念冲击着“一言堂”，个体观念冲击着“大锅饭”，竞争观念冲击着“铁交椅”……当健身器、大哥大、小轿车、微电脑走进越来越多的家庭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当拍卖行、证券所在中华大地一个又一个拔地而起的时候，谁还会相信“言义不言利”的是君子？股市恰如一剂激素，激活了中国人潮涌浪迭的暴富冲动，怂恿着中国人进行疯狂的冒险。曾几何时，信奉“先义后利”的国人在钱的“面前”还几乎不动声色，可今天的国人却正是被这个以前国人最瞧不起的“钱”字搞得浮浮躁躁、疑惑重重。“不敢为天下先”的传统价值观念不见了，到处是“先富起来的”中国人。“穷得光荣”的传统价值观念不见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到处滋生。追求幸福不再需要“犹抱琵琶半遮面”。

琶半遮面”。市场经济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这些都是当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显而易见，当代中国的巨大变化本质上体现为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体现为现代观念对传统观念的深刻挑战。

当今天的中国人无奈地感叹“50年代人帮人，90年代各人顾各人”、“放上两条烟，顶你说半天”、“亲子不如贴身钱”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价值天平在动荡。当我们惊奇地发现，学生不称“老师”称“老板”，老师不谈“发表”谈“发财”，小孩对家长不谈“智商”谈“情商”，家长对小孩不讲“修养”讲“营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确实变了。其实，国人价值观念的变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时下，国人争执不下的只是究竟该如何评价这种变化。市面上流行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爬坡论”认为，传统价值观念早就应该被摒弃，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变化完全是积极的、进步的；而“滑坡论”认为，传统价值观念一刻也不应忘怀，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变化完全是消极的、倒退的。就这样，传统价值观念在中国被一部分人糊里糊涂地批判，又被另一部分人糊里糊涂地接受。随着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变化的不断加深，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误解也达到了高潮。在一个千年之交的转折关口和时代背景下，传统价值观念究竟能扮演什么角色？应扮演什么角色？当代中国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传统价值观念？这些构成了一连串沉重的时代话题。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民贵君轻”、“仁者爱人”的“原始人道主义”思想，可以成为构建“新的世界、新的人和新的美”的基础；“天人合一”观念可以弥补当今世界日益扩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鸿沟；“血缘伦理”可使人类摆脱孤独凄凉的困境而拥有充满亲情的人际交往关系；“乐感文化”可以缓解人类对未来的无名恐惧而达于一种文质彬彬、温柔敦厚、充满稳定感、安全感、平衡感、归宿感的审美境界。在这些人眼里，中国的文明是唯一的文明，中国的生活方式是人类心力所及的唯一的生

活方式。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90年代的“国学热”都透露出国人割舍不掉的传统情结。在国学热中，热门的热门是儒学。孔府家酒、孔府地毯、孔府糕点、孔府菜谱……好不热闹。在某些人看来，不仅社会脱序、道德失范，可在儒家学说中寻求救治良方，就连通货膨胀、物价失控，也可在儒家学说中开掘不朽资源。不少有着过分膨胀的民族自尊心理的中国人寄希望于用儒家的义利观来扼制拜金主义，用儒家的理欲观来抑制享乐主义，用儒家的“天人观”来给全世界的子民以“终极关怀”。以工业文明、工具理性的过分强化导致人性异化立论的现代新儒家，坚定地拥抱传统文化观念，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已由代表儒学精神的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给予了肯定性的证实，认为中国传统文明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可以成为挽救西方文明病的灵丹妙药和走向未来的灯塔，当今中国甚至世界文化建设的希望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复兴。在新儒家看来，中国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某些流弊，究其文化原因，不是因为传统观念不具有现代适应性，相反，恰是因为未能很好地保留和弘扬传统观念特别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理想所致。儒家的基本义理具有历久常新的价值，不会随着儒教在中国的解体而消亡。问题在于如何把它发掘出来。于是寄希望在传统文化的园地里寻求智慧乃至安顿，寄希望于“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寄希望于复兴儒学以补救时弊。

难道被“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整体上彻底否定了的传统文化观念真的像有人描绘的那样诗意盎然吗？振兴儒学价值观念以重建国人统一的信仰真的可靠吗？中华民族的历次改革真的都要以复归传统而终结吗？中国文化有长达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它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令活着的人也叹为观止。然而，“悠久”不足以拒斥一切，“历史”不足以充当救命草。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的光荣，不一定就能救治我们的苦痛。何况祖宗的基业不全是光荣。单是对自己的传统抱有一种单纯的感情是不够的，光有那种古老民族的自负也

是不够的。文化怀古倾向导致人们背向未来、面对过去。这实际上是把传统的一点成就作为面纱来掩饰自己文化的不中用，最终必然导致文化传统自身的衰萎。固然，在生命流转、社会变迁的历史行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曾经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毕竟已坚实地跨入当代。改革的浪潮在回春的大地上迅猛激荡，每个人都怀着鼎新的期望，每个人的心头都泛起革故的悸动。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问题不是现代化在理论上是否合乎需要，因为如果中国想成功地使自己适应新的世界环境并生存下来，现代化就势在必行。

而实现现代化的前提首先是观念的现代化，是实现传统观念向现代观念的转换。作为自然经济与宗法制产物的传统观念整体上与它所赖以生长的宗法社会同质，具有前现代色彩。因此，从原生意义上说，传统观念至少无法直接产生现代化。以为传统可以直接成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通行证的观点，只能算是保守主义者一厢情愿的自娱。其实，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步履维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传统观念的包袱太重。传统与现代化虽有历史联系，但无论如何不可通约，更不能等同。现代化不能通过死守传统来完成，不能通过简单地接通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来完成。因为毕竟从传统到当代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落差”。有人意识到传统与当代的文化落差，却没有勇气去面对和承受，于是就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全面”自居，从而逃脱、回避对传统作出深刻的反思。结果，“全面”成了保守的代名词。在一个变革的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必定伴随着对于传统持续不断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在中国，并非没有自省的传统。但从孔子“吾日三省吾身”到宋儒“返身内求”的自省传统，关心的只是个人如何能达到传统观念所要求的至善和成圣，然而真正的自省恰是要用新的观念、新的思想和新的眼光对传统本身作出反思、检讨与提升。

这新观念、新思想、新眼光，传统本身不可能为我们准备好，因

此我们只有去“借”。要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作出真正反思，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作为参照系。只有把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放在与外国价值观念的尖锐对比中来考察，才能看出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信念，还有什么尚没有表现出来、尚没有意识到。在一个普遍交往的时代，中国本身变成了整个世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讨论中国的历史传统，是没有理由拒绝外国文化观念的参照意义的。历史上，保守主义者或者通过“内夏外夷”论将西方文明纳入“夷狄”范畴并加以贬损；或者通过“中体西用”论把“西用”嫁接在“中体”上；或者通过“西学中源”论“借古以证洋”，不外乎都是要将外国文化拒之门外。固然，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创新的基础。然而，对于现代化来说，自我封闭、孤芳自赏也绝无出路。对西方文化霸权保持警惕，批判西方中心论，并不等于拒绝西方文化观念。简单地排拒西方文化当然容易，但这恰恰阻止了我们与西方对话的可能性，并使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更新与重铸失去了参照系和催化剂。一个陶醉于自己传统文化观念的人，一定不能感受现代文明的精彩。古人抱住中国文化中心论的罗盘而迷失在夜郎自大的汪洋大海中，这是我们不敢忘怀的前车之鉴。开放的时代需要有开放的心胸。我们不能游离于世界文化的发展之外，而应坚定不移地用现代文明来不断充实、改造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发展是不断吸纳外来文化并创造性地推进、转化传统的过程。积极主动地开放引进，正确处理挑战与冲击是防止民族文化僵化、萎缩的必要条件。

不少人担心采借现代文明会牺牲掉自己的民族特色，这实在是一种错误观念。任何文化作为特定民族的具体文化形态来看，都有其特殊性，因而也有其局限性。而文化的融合总是有两种效果：一是破坏它的特殊性；一是打破它的局限性。凡是想发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人，都只有尽量在开放中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才能达到目的，反之，关起门来继承传统，注定只能继承固有文化中的糟

粕。凡是优秀的传统,对于新的刺激必然能作适当的反应,那正好证明它富有活力和弹性。因此,一个有自信心的民族决不应害怕外来文化。外来文化通过吸收、消化,完全可以成为滋养、丰富民族文化的材料。鲁迅在《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中曾经幽默地说:“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鲁迅在《坟·看镜有感》中还说:只有病态的社会,孱弱的民族,才会神经过敏,“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公正地说,如果拒绝了现代文明中的科学、民主、开放、自由、法律、市场、平等等观念,我们就无法在价值观念上实现与现代化的对接。

当然,中国的现代化也不应简单地理解为“西化”。历史的进程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公式。现代化的过程要借用外来文化观念,但如果脱离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只能了事倍功半。如果说全盘西化是必要的,那必须有这样的前提:西方文化观念百分之百的好,中国传统观念百分之百的坏。显然并不存在这样的前提。因为事实已经表明西方文化不是天堂,而中国文化若百分之百坏,那就会早已死绝。对西方文化观念,既不应盲目拒斥,也不要盲目崇拜。思想上的盲目性导致国人在西方文化面前往往不知所措,产生一系列的盲目行为。今天只要你走出家门,就会看到不少表明中国人不自信的招牌。上海浦东一个开发区被称之为“东方的曼哈顿”,一个金融要地被冠以“上海的华尔街”;中国名酒非要加一个“中国人的XO”之类的洋尾巴。一切事情,仿佛一沾上点洋味,就变得高贵了许多。一切行为举止,以洋人为准。在“筷子与刀叉”之间,盲目地以会使用刀叉为荣。我们没有必要去为了洋面子而东施效颦。关键的是我们为自己而生活,不是活给西方人看的,没有必要在西方文化面前缩手缩脚,更不应该以西方文化为准绳。令人遗憾的是,不少人抛开传统文化,一味追求西方时尚,赶西洋,成为“追西族”。没有主见、没有主骨,随着西风乱飘。结果丢掉了自信、失去了自

我，重蹈“邯郸学步”的覆辙。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借鉴西方文化观念必须有所选择，为我所用，发展自己的个性而不是被别人同化。正像中国的现代化并不一定要以牺牲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为代价，中国传统不能随意地当成“过时茶”而被扔掉一样，我们也不能把西方文化观念当作中国现代化的“度量衡”。西方文化既不是精神鸦片，也不是救世良方，既不是“毒草”，也不是“补品”。要警惕殖民文化苗头，清除殖民文化心理。中国人从前是守旧的，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并坚信外国的远不如中国的。后来行不通了，又反过来极端地崇拜外国，中国的一切都不在话下，事事都仿效外国。“现代化等于西化”几乎成了某些人的集体无意识。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现代话语的支配，心甘情愿地许可西方文化霸权的奴役。殖民文化现象是一种畸形文化现象。网络时代给文化的互相交流与渗透带来了机遇，能使我们顺利地参与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在汇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要面对文化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一种异质文化的移植，若不适合本地的“自然环境”，是不会“开花结果”的。“爱资病”比“艾滋病”更可怕。中国现代化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应从深入地批判反思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开始。

在从传统到当代的历史行程中，中国人总是处于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双重矛盾的煎熬中：不是走向西方就是走向传统。中国文化界总是在复古、反复古、西化、反西化或拼盘式的折衷中跳来跳去，拿不出新套路、展不开新视野、拓不出新境界。多少年来，“西方中心论”和“华夏中心论”相互对立，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中纠缠不休而又毫无建树的最愚蠢的争论之一。华夏中心论者视西方文化观念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西方中心论者视西方文化观念为奇珍异宝，唯恐趋之不及。都是一种片面的文化心态。而以片面的心

态看西方和中国,都只会看到玫瑰色而看不到阴暗面。我们再也支付不起用一种文化观念取代另一种文化观念所付出的代价。中国现代化必须跳出简单化的中西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既不能拘泥于传统,也不能归附西学;既不能绝对超越传统,认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榜样力量,也不能绝对迷恋本土文化的示范意义,而排拒西方文化;既不是传统的卷土重来,也不是西方的全盘照搬;既不能“心醉西风”,又不能“墨守故纸”。如把自己封闭起来,就会丧失吸收外来的现代化因素的机遇,脱离世界发展的主潮;如完全受外来因素的支配,就会成为别人的奴隶,只能得到一种依附性的终局。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是“西方的”,也是“中国的”。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必须现代化,外来观念必须中国化,而最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必须实行创造性整合。中西文化观念各有所长,但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因此,既不能只是对“蓝色文明”唱五体投地的赞歌,也不能只是迷恋“黄土文明”的陈年老货。今天的世界正在走向一体化、全球化,当今文化的发展必定是全球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全球意识就必定游离于人类文化发展的轨道之外;如果没有民族意识就不可能创造出有特色的文化。我们认为,只有“会通中西”,融贯古今,互为体用,以开放的胸襟,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批判地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经过辩证地扬弃达到现代融合,才能创造既批判地继承历史传统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新文化,才能开创新生面,创造新辉煌。

“会通中西”论不同于“中西调和”论。中西调和强调的是以中国文化之长加西方文化之长。具体地说,就是以所谓的中国之精神优势加西方之物质优势。表面上看,中西调和论既顾及到了传统文化又顾及到了西方文化。但实质上,中西调和论是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机械地杂揉在一起,是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数学相加,并没有跳出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如此一来当然也就

不可能真正超越华夏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超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西文化调和模式，反映了中西文化尖锐冲突与中国文化新旧嬗变之际传统知识分子在抉择中西文化时既想学习西方又怕重蹈西方覆辙、既想超越传统又割舍不掉古老的传统的忧心忡忡的矛盾心态。由于不能理智地面对中西文化，所以中西调和论只好玩弄长短优劣的“比较”手法来搪塞现代化，抗拒先进文化，实质上，这不过是早期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新版。而会通中西论反对中学与西学之间无原则地折衷调和，倡导“黄土文化圈”与“蓝色文化圈”的相互激荡和渗透、中西文化的再组或再造。会通中西论走的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创造性整合之路，而创造性整合既不主张拿传统文化古董或国粹来充数，又不主张靠进口西洋精神口粮来度日。创造性整合也绝对不是中西两种文化表层的嫁接、浅层的拼凑，而是在深刻自省基础上的相互磨合与融汇。只有对中西文化进行辩证的综合，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关系，兼综众善、融合异见，走中西文化整合之路、创新之路，才能构建一个既有民族特色又有现代气息的新文化，才可望实现对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双重超越。

问题在于创造性整合如何可能？这就需要充分的对话。历史本来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这是一场跨世纪的对话。尽管我们立足于当代视野，但又必须穿越历史的时间隧道，走进中国历史传统，并与传统观念展开对话，与传统观念的维护者展开对话。这也是一场跨国界的对话。尽管我们立足于当代中国，但又必须以宝贵的学术良知清除中西之间的空间障碍和文化阻力，寻觅一个共同的文化话语，营造一个和谐的对话语境，走向统一时空中的文化对话。这是一场严肃的对话。若是我们还想以自己传统观念的民族特色为骄傲的话，传统观念就必须在当今人类共同的课题上做出自己的贡献来。借助对话，我们正可以检测一下我们“中国智慧”的分量。因此，能不能认真地开展这场对话，简直就成了对自尊的中